

通義縣文史資料

第九輯



遵义县文史资料

第九辑

政协遵义县宣教文卫委员会 编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征集出版：政协遵义县宣教文卫委员会

主 编：王学文

副主编：向成学 周继斌 赵福判

责任编辑：赵福判

封面设计：陆鹏程

校 对：向成学 徐芳碧

遵义县文史资料

第九辑

刊 号：贵州省新闻出版局

黔新出(99)内资准字 第96号

印 刷：遵义汇川印务公司

内部资料 免费交换)

顾问

冯一兵

李福鹏

张光惠

李黔雷

黄宗贵

漆德顺

冯焕华

政协遵义县第九届委员会 宣教文卫委员会特邀文史委员

马德光	王尔逊	王桂林	艾莘福
朱存福	李廷久	李国泽	李明贵
吕兆奎	何 伦	杨一帆	武正明
周开德	赵福钊	赵恩开	俞大成
徐昌照	徐大培	黄在荣	谭修志

目 录

- 一 清代遵义反洋教运动简述…………… 何 伦 (1)
- 二 牟贡三在金鼎山的佛事活动与所作的贡献 何 伦 (13)

- 三 国民党遵义县政府的反共应变行动…………… 朱存福 (21)
- 四 遵义县国民党反共应变军事组织的变迁… 朱存福 (25)

- 五 军大五分校一总队和十六军在遵义县…………… 朱存福 (30)
- 六 回顾在地委工作队的日日夜夜…………… 谭修志 (33)
- 七 解放初期遵义县的农民协会组织…………… 朱存福 (37)
- 八 遵义县剿匪护粮征粮记…………… 王聚才 (42)
- 九 遵义县解放初期的艰苦斗争…………… 朱存福 (46)

- 十 马蹄乡建政前后…………… 俞大成 (64)
- 十一 接管遵义县, 建立人民政权…………… 朱存福 (68)

- 十二 从创建新苏区到建设贵州经济强县
——革命老区遵义县简介…………… 朱存福 (92)

- 十三 遵义县教育发展简述…………… 王尔逊 (119)

清代遵义反洋教运动简述

何 伦

天主教何时传入遵义，要从天主教传入贵州谈起。明代万历年间（1575年1月23日），教皇额我略13世谕令在澳门设立教区，便把贵州列入传教范围，未派传教士入黔。清康熙年间（1701年），南京主教区经罗马教廷任命派士都嘉禄为贵州首任代牧。1708年法国传教士刘声闻继任，但他住在广州，只委托四川宗座代牧（法国传教士）穆肋勒代管贵州教务，1712年开始先到务川、思南传教。1759年四川教区创始人（法国传教士）罗方济，先派务川人孙本笃到务川、思南调查了解情况，后来他才到务川、思南继续进行传教活动，先后发展教徒三、四十人。他们往来经过遵义，选定遵义为重点发展教徒的地方。

1708年至1759年，遵义隶属四川教区。天主教在遵义的部份教徒，实际上是四川传教士发展的。道光年间（1846年3月27日），教皇才把贵州设为牧区。遵义被天主教叩开大门闯入之后，清廷虽有教禁，却禁而不止，教传士却在民间秘密地进行传教活动。1769年9月，法国传教士若尔日、亚拉利被派到贵州遵义公开传教。1774年，法国传教士梅耶来贵州常到务川传教，也着手在遵义传教；还派贵州籍神职人员，后提升为贵州籍第一个教徒蒋若翰到务川和遵义开展传教活动。由于务川、思南有了一定数量的教徒，就有了立足之地；再加上他是本地人，有利与民众接触扎根民间。蒋若翰到遵义后便在民间大量

散发天主教的书籍，还不惜用经费以多种方式培训教徒，物色骨干，巩固扩大教徒队伍。贵州主教认为他在遵义传教有成绩，数年之后便破格任他为川东教区主教，升为神甫，以鼓励本国人作为传教出力。1777年，继梅耶之后到贵州的传教士哈默尔到遵义活动，因有反洋风，见势不利而离去。1802年，中国籍天主教神父骆玛弟在遵义活动时间较长，发展的教徒也较多。1866年在杨柳街建了天主教堂，传教士和教徒有了基地和场所，天主教的活动公开化。

骆玛弟在贵州主管教务后，于1795年派他的两个得力助手冷么公和胡世录（又名胡老楞）到龙坪，经教徒姚大川介绍劝引吴国盛入教。1797年，吴国盛领受洗礼，成了龙坪的骨干分子，发展教徒很出力，起的作用也较大。这段时间，县境（包括今遵义市红花岗区）有天主教徒80多人，其中龙坪有20多人。吴国盛在龙坪街上开设客棧、饭馆，为传教士和教徒到龙坪提供食宿和生活上的方便，实际上成为教徒活动和传递信息之所。四川教区与贵州教区之间往来与联络的人，路经遵义时都要绕道到龙坪与吴国盛相见，传递信息和通报情况。特别是在有反洋教风的情况下，外国传教士在他那里食宿，既得到热情接待又有安全感，传教士很器重他，他对传教也很起劲。在吴国盛的劝引下，又有数十人入教。龙坪的传教活动，逐渐引起骆玛弟的重视，专派胡世录驻龙坪并到遵义城内传教，在物色一定发展对象之后，骆玛弟亲临主持洗礼。龙坪的传教活动不仅受贵州还受到川东教区的重视，吴国盛也受到夸奖。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于1860年签订了《北京条约》，帝国主义的武力侵略，使中国门户洞开。传教士乘机大量涌入，恃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以炮舰为后盾。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

子，更加肆无忌惮地以“胜利者”凶恶横行，趁火打劫，搜集情报，用重金或时髦的西洋器物贿赂地方媚外官员，收容地痞流氓匪类，欺压平民，强占强买民房土地，用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以压疆臣，挟持官府，把教会凌驾于官府之上。平民一经入教，也要纳入享受“治外法权”范围，唆使教徒抗捐税。教徒犯罪，干预官府按律过问，还强制教徒背弃中华民族礼俗，禁止祀孔祭祖。遵义的天主教堂，买了部分田产，其中龙坪有 88 石，以入教为条件以低租租田。又办了医院，主要为教徒治病施药。经教徒介绍的人治病给以优惠，目的是为了笼络教徒，吸引人入教。对一般民众求医求药，则见死不救。更有甚者，打着“慈善”的幌子，以治病之名给人体作药物试验。传教士的种种凶恶行径令人发指，不仅使具有民族尊严的广大民众切齿痛恨，而且使具有爱国良知的封建官绅也愤慨不已。1861 年至 1908 年，全国各地的反洋教运动此起彼伏。1812 年，遵义及贵州各地也先后发生反洋教的斗争，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反洋教斗争的组成部分。

《北京条约》后，遵义首先举起反洋教的旗帜，接着贵阳、四川、云南相继爆发，声势也越来越大，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尤以四川为最激烈。遵义的第一次反洋教运动，充分反映了遵义民众为维护民族尊严、不甘屈从外国势力欺凌的爱国主义精神。

遵义是黔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发生在 1812、1866、1867、1868、1869、1882、1884、1886、1896 和 1898 年的大小共 10 次反洋教运动，直接影响到毗邻的务川、绥阳、仁怀、桐梓、思南和开州（今开阳）等地的反洋教斗争，仁怀最为突出。这些地方的反洋斗争，也鼓舞了遵义的反洋教运动。

遵义的反洋教运动直接起因，与其他地方的反洋教运动大同小异。帝国列强以武力侵略中国，清廷又腐败无能，部分封建

官吏丧失民族气节，让传教士逞凶横行，以宗教形式进行渗透，实现其侵略目的。到遵义的传教士梅耶说：“对待中国必须专制，要拿他们当极下贱、懦弱的无能的人看待，不然他们就要放肆起来。”他的言论变成他们的行动，千方百计搜罗教徒壮大力量，主要是发展没有文化的城乡闲散人员和农民。他们发展教徒不择手段，在讲教义中兼施以小恩小惠。当时西药稀少价贵，他们便以金钱或药物拉拢群众。有的升斗之民为生计所迫，认为入教生活有“靠”而受骗入教；有的对抗或逃避某一势力，为寻求教会支持与保护而入教；有的作奸犯科，为逃脱惩处找“洋人”作靠山入教。有的地痞恶棍和豪强也寻机入教而成了有“洋人”靠山的团伙；有的入教后被强制撕掉自己的祖宗香火牌位，如不愿意，往往要受到威胁恐吓。

外籍传教士为多发展教徒以扎根民间，逐渐转向利用中国传教士和本地教徒骨干进行传教，便在教徒中物色得力人物，采取破格晋升为神职人员的办法，给以优厚金钱待遇和物质条件，鼓励他们专心致意为教会出力。这些人仗洋人之势，与洋人为伍，听任摆布，为洋传教士收集情况，通风报信，出谋献计，指使教徒胡作非为，横行乡里。他们制造事端，挑起民教矛盾，是引起反洋教斗争的主要根源。

遵义的传教活动从务川转向遵义后，活动加大，教徒发展较快。传教士及教徒的种种作恶行为也暴露较早。主要是一些教徒在传教士指使下，为虎作帐，依势恣横。有的认为入教后已归洋人管，而不受本国政府政策法令约束，便目空一切，盛气凌人，为所欲为，横行霸道，明火执仗抗税纳捐，侵渔民众，骗人财物，强占平民田产，凌暴孤弱，奸淫妇女。犯罪后无视法律，甚至躲进教堂，或唆使教徒大闹公堂，见县官拒不跪礼，强迫群众

信天主教等等，使民教之间矛盾不断加剧。

1812年，遵义龙坪发生了第一次教案。教徒吴国盛，是龙坪有一定势力的人，个性刚愎粗暴，为人蛮横霸道。他原住龙坪飞机场附近，因水源不时使人染虐疾，便迁到龙坪场上开了客店、饭馆，结交江湖兄弟。他入教后，洋人在他家交往进出，使他得意忘形，自恃有靠山身价抬高，连地方官府也不放在眼里。他在家诵经时，有好奇者围观，他就强迫跪地伴为诵经，人家不愿，他就凶相毕露，动辄辱骂，稍有微词就拳脚相加。他向人宣讲教义，未经别人同意，就动辄打毁祖宗香位。当时，佛教在民间广泛传播，群众普遍崇佛，他不许别人信佛教、进寺庙，还打毁附近寺庙的神像，追赶和尚。他的种种作为引起群众的切齿痛恨，便纷纷告状官府。那时朝廷有令禁教，县的官府怕派兵到龙坪捕捉与教徒发冲突，便假以其他名义在遵义诱捕，与吴国盛同时被捕的教徒共25人。关押在遵义怕教徒聚众闹事，便押送到贵阳审理。省初审，判吴国盛斩首，清廷刑部在1814年11月7日判处绞刑，吴国盛被处死后葬于龙坪场口，其他教徒教育开释。这次教案，由民众告发，在官府直接支持下终结。

遵义的天主教活动受到沉重打击后，活动有所收敛。但传教士在上层的活动未停止。事隔不久，贵州和川东教区报教廷把吴国盛追封为“真福”。由于清腐败无能，在帝国主义炮舰政策和强权外交的压力下，又开教禁。遵义的天主教又活动起来后，利用龙坪教案煽动复仇情绪，鼓动制造事端，有的教徒为非作歹变本加厉。

1866年至1869的反洋教运动均发生在遵义城。这四年中，民教对立情绪与日俱增，每年都有群众性的反洋教斗争。1866年发生的反洋教运动，起因之一是教徒“任意奸占淫乱，

百姓妻女稍有姿色，即抢骗奸宿”。这次反洋教运动不是偶然的，它是在贵州巡抚和提督发起“灭教”运动，贵阳民众焚毁教会学堂，开州（今开阳）处死法国传教士，四川酉阳、彭水等反洋教运动声势浩大，遵义民众对洋教作恶多端怨毒日深的形势下发生的。1867年发生的反洋教斗争，矛头直指累挑事端、为非作歹的传教士和教徒，起因之一是教徒“杨希伯等出入公门，欺凌孤弱。教民涉讼审讯，杨希伯等即统领教众，闯入县署，逼官另断。如将教民看管，即用洋教士名帖请释放”。对这种狐假虎威、教民也企图享“治外法权”的行为，民众不仅痛恨，而且对官府不秉公行政执法、偏袒洋教也十分愤慨。这次反洋教的声势规模较大，在民众印发的《遵义告白》书中，发出了“放布神甫于夷疆，窜林司铎于鬼城，流郑渎明于三危之地，殪何云榭于六道之途；叉杨希伯于油锅，捞其筋骨；诛霍闻九于沙坝，剥其四肢；更抽赵文庵之筋，复辟王诚垒之脑，若刘文开之罪，大辟有加；似杨斐然之辈，凌迟不过”的愤怒吼声，天怨人怨，人神共讨洋教罪孽，字字句句，怒火冲天，大有不可阻挡之势。但由于地方官吏奉行朝廷的妥协让步政策，不仅放纵了传教士和教民中的罪犯，反而采取弹压群众的办法来保护教徒，民从怒气难平，以致酿成1868年群起打教堂、教会医馆的反洋教运动。

1869年遵义的反洋教斗争，外受四川重庆、江北、铜梁、大足、綦江大规模反洋教运动的影响，内有民众反洋教的火焰未灭。是年农历五月初，民众按地方民族传统习俗举办打蘸驱瘟疫除病消灾的敬神活动，群众成群到寺庙内拜神敬香。民众所痛恨的教民杨希伯等无视本地世风民俗，强行阻拦参加拜佛敬香的群众。当参加打蘸的人群把祭神的“表章”迎至大十字时，杨希伯又见教民杨树荣也在其中，更是火上加油，纠集同伙冲

入人群撕毁“表章”，打毁神坛而触众怒，民教对立火上加油，蘸首杨树勋等在盛怒之下与教徒撕打起来。传教士恶人先告状，团练即派兵到现场弹压，将人群驱散。民众因打蘸遇教徒捣乱而怒气难消，遂于端午节不期而聚，涌入天主教堂打了神甫布沙尔。太守汪炳敷、县令刘绍观、协镇梁胜春见状又派兵弹压，并将神甫布沙尔、司铎林多然等送到县衙保护转送贵阳。民众因官府庇护神职人员而义愤难泄，由傅友源率众捣毁教堂，查抄了天主教的书籍，打毁了饰物器皿，接着又将教堂医馆砸烂。

连续四年的反洋教运动，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声势也越来越大。群众以暴力与法达到惩戒洋教中的为非作歹之徒，得胜是暂时的。传教士有帝国主义侵略嚣张气焰的鼓动，又有经费作支柱。官府袒护洋教，在处理民教对立问题和发生的教案上，不揣其本而治其末，问题不能根本解决，只要稍有事端，群众性的民教矛盾一触即发。

1873年，被打毁的天主教堂又重新建立起来。有的教徒乘势攻击嘲讽民众，并扬言对闯入教堂和打毁教堂的人进行报复，激起民众对洋教的愤恨。1882年6月，炎帝庙做会演戏，看戏的人群散后路经教堂，教堂有人出言嘲弄，引起群众与教徒发生冲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群众一哄而起冲进教堂，打坏了教堂的部分器物。贵州巡抚闻讯派员赴遵义查办，县令和典吏都被责以“疏于防范”受处分。

1884年，反洋教斗争又一次发生。这年8月13日晚，有儿童借月光在教堂前玩耍，戏言有打天主堂的话，教堂管家文三和不分青红皂白，凶神恶煞地指着谩骂，又与围观的人恶言相加，部分群众进入教堂要求评理，文三和仗洋人之势，恼羞成怒用刀把一儿童砍死，更加引起群众愤怒。接着，教堂将所武装的

枪支向人群开枪射击，当场打死群众 6 人。愤怒群众仍聚集在一起，要教堂交出杀人凶手。面对教会制造的流血事件，官府不仅不拿办凶手，还派兵弹压，驱散人群，把教堂保护起来，企图强行压制。但众怒难抑，第二天全城罢市，群众人山人海集于教堂，声如怒潮，要求惩办凶手，讨还血债。“地方长官见人情怒愤，不可遏制，巩激巨变”，官府即派兵丁将传教士护送府衙藏起来。民众以呼天震地之声冲入教堂，将房屋打毁，把 7 具尸体棺殓葬于教堂。又在城内对教徒施以报复，“亦被杀数人，陈尸东门河岸”，还把部份教徒的家也抄了。这年正当中法战争爆发，在遵义传教的又是法国人，社会各界反对法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激情给这次反洋教运动以极大支持。民众为抗议洋教暴行，还派出代表赴贵阳向群众广为揭露。这次教案发生后，法国政府施尽手段，法驻华公使急与英美大使密谋串通，一起向清廷施加压力，清廷为取媚洋人而签订了屈辱的协议，其中有对毁教堂赔款白银 30 万两；凡黔北被毁教堂由官方复修；清廷责令地方官吏对传教士加以保护，允许传教士的“充分自由”等。教徒、传教士打死的群众和群众打死的教徒，由官府发给少量安埋费。群众对此协议和处理，极为愤慨。协议把传教士置于官府保护下享“有充分自由”，洋教更神气十足，社会舆论哗然，群众愤忿不平。1886 年又引起群众性的“起团打教”，声势规模更大。官府怕扩大势态，又以武力弹压和软化民众告终。1896 年又因教徒引发事端而打教，规模虽不及前次大，但毁有传教士什物，官府仍沿用赔款和弹压之策制止，贵州巡抚崧焜派员到遵义调处后，急于 11 月 12 日上奏：“黔省遵义等属焚毁教堂、失去什物，现已帮贴银三万两，一律完结。”

1897 年教堂用赔款重建，新建的教堂超过原来的规模，以

显示洋教力量，引起民众不满，民教对立更为加剧，1898 年受四川大足余栋臣再次（每一次 1890 年）武装打洋教的影响，打教之风又起，形成“会党建旗起义”的反洋教运动。社会各界的参与面和激烈程度与 1884 年那次规模不相上下，只是没有酿成流血惨况。

到清朝末年，还引发两次教案，只是未形成群众性的教民斗争。1906 年（光绪 32 年），团溪数名教徒勾结不法之徒，在街上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渔肉客商，进而行凶打残无辜，淫人妻女，夺人财产，妄图以洋人之势压官府，种种不法行为激起群众愤怒。地方官绅上告后，知府袁玉锡、知县张镛派驻防统领蒋一忠带兵到团溪逮捕了教徒余海波等五人，为防教民煽动闹事，审问定罪后立即处斩，群众拍手称快。后教民、传教士通过贵阳教堂向省官府交涉后，仍令地方赔银千两。1908 年（光绪 34 年）7 月，时社会动荡，四乡盗牛严重，农民叫苦不已，知县陈庆慈出布告严禁屠宰耕牛。告示出后，唯教民夏××仗洋教之势置法不顾，继续宰杀。遂将其拘捕，并号枷衙门前示众。教堂神父（法国人）谭尚德闻讯后，乘四人轿到县署，恶言威胁知县陈庆慈放人，陈严辞拒绝，谭尚德竟与一批教徒擅自毁枷将夏××带至教堂庇护。陈庆慈怒不可遏，令差役复捕入狱。群众为陈庆慈的严正举措称快。但陈庆慈深知朝廷媚外心态恐引事端，便请举人徐大藩到省禀陈夏某玩法情形。后抚部院批：“查天主教无非劝人为善为本，一切公件不准干预，载在条约在案。兹据遵义举人徐大藩等禀称，该处教民胆敢借教为护符，无恶不作，并敢怂恿司铎出头干预，实与约章不符。仰洋务局速即晤商主教，嗣无论大小公件，教民不得干预，致背约章。地方官遇有民教交涉案件，亦当秉公研讯，无稍偏袒。”使事平息。

面对遵义群众性的反洋教运动，贵阳天主教不断加强力量稳住遵义阵脚，1910年（宣统二年），印度人杜达任贵州邮局总长，贵州教区负责人频频与杜达活动后，任命了天主教徒刘策明为遵义邮局局长，加强上层活动，对支持天主教活动起了不小作用。

天主教传入遵义后，基督教随之在1903年（光绪29年）传入遵义，在丁字口建立了福音堂。

遵义的反洋教运动，唯有第一次因朝廷明令禁教得官府支持，以后的反洋运动都受到官府弹压。1869年（同治8年）的教案，贵州主教胡博理电法驻华公使后，以下旗断交离北京威胁。法驻上海海军军舰开入四川（长江），以武力胁迫清廷处理遵义和（四川）酉阳教案。腐败的清廷被迫接受谈判条件，令军机大臣派员赴贵州查办，将率众打教堂的傅友源处死，还有王相廷和陈某被监禁。对有的地方官员以“办案不力”受处理。对作恶多端的教徒杨希伯、杨树勋发配充军，赔巨款重建天主堂，教徒也领到赔款。其结果扬洋人威风，传教士和教徒“莫不趾高气扬”。清廷1717年和1724年两次严申禁教，但在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中附加有“建教堂”、“保持教堂”的条文。1846年清廷迫于国外势力，又下令各地官吏不许禁教。遵义后来的反洋教运动，都被官府的武力压制下去。

遵义的反洋教运动，与全国其它各地一样，性质是正义的。外国传教士及其唆使教徒为非作歹引发的群众性的自发的反洋教斗争是爱国主义的行动，积极的一面应充分肯定。传教士到遵义是殖民主义没有穿军装的侵略者，但他们办的医馆把西医传入了遵义。同时还传入了西方的烹调技术，传教士在请教徒赴宴时，往往要办点西菜，并有饼类的点心，称为“圣饼”、酒

叫“圣酒”。有的教徒无知，把它比之为中国皇帝赐的御酒易受宠若惊。传到民众中，是讥之为“剩菜剩酒”。话不投入半句多，民教之间有对立情绪乃至小事也成积怨暴露出来。

时移世易，而今的天主教堂也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但中国从根本上消灭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天主教割断了与国外教会的联系，广大教徒在党的宗教政策指引下，走“三自”革新的正确道路，爱国爱教，使宗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紧密团结，为共同建设和创造美好的明天，而不懈努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后记：

清朝时期遵义的反洋教斗争至今已百年，提供情况的虽是高寿人士，但都不是直接亲历者，这是说明的一点。其二是引号中引的材料转引自：（一）徐梁伯《反洋教斗争的农民爱国主义探微》（1993年《江苏社会科学》第二期）；（二）李时岳：《反洋教斗争》；（三）《贵州宗教史料》（1985年1期）

附：同治十年（1871年）贵州巡抚曾璧光处理遵义教案的章程 民教遵守章程

一、以前民教互争巨细各案，指不胜数，现经会议了结，应勿庸议，以后如有民、教互讼案件，地方官员秉公讯结，以杜弊端。

二、民、教涉讼，教民虽经奉教，同是中国百姓，宜循子民之分，词内不得写教民字样，堂供不准称教民，以杜挟制。遇有两